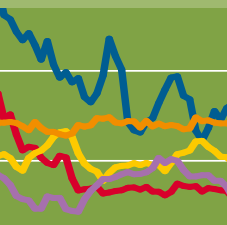


## 第2部分

# 为什么高粮价对贫困农民来说并非机遇？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临的是实际价格下滑的局面，其结果是对农业的投资不足，产量停滞不前。这就是近期国际粮食体系出现问题的背景，也使得发展中国家越发难以应对这些问题。因此，从表面上看，高粮价及高粮价长期持续的可能性（未必是2008年初达到的高点）对小规模贫困生产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机遇。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生产者会因此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和产量并促进农业增长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与国际市场的走势相隔甚远，因此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贫困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也能提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超越国界，通过营销链把国际高价格传导进来。然而，光靠农产品价格提高还远远不够。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还取决于种子和化肥等农资成本的上涨幅度。生产者需要获得价格合理的农资。他们还需要获得成本合理的信贷。即便具备了足够的积极性，生产者的积极反应还可能受制于一系列生产方面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运输和市场基础设施不足，无法把增产的农产品输往市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条件均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因此，国际市场价格的提高未能调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民的积极性。



# 国际价格上涨是否让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受益？

随着国际价格飙升，许多国家的粮食价格出现大幅攀升。但在另一些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并未随世界价格上涨，或者调整迟缓。如果价格上涨实际不能波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者，那么这些生产者就无法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中获益，他们也没有提高生产率和产量的积极性。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首先，国际价格变动是否能带动各国国内价格的变动；第二，如果国内价格确实出现了变动，那么价格变动是否能传导至生产者？

从理论上讲，如果自由在贸易环境下某个国家与世界市场接轨，那么该国的价格就应该随着以同一货币表示的国际价格走势而变动。如果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那么就会通过进口，在扣除运输成本之后实现与国际价格的趋同。如果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那么增加出口就会起到同样的平衡作用。在这些条件下，“价格传导”是完整充分的，在充满竞争的国际与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某商品的价格只应存在运输成本的差异。商品分析人士把价格的快速完整传导看作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标志。然而，在实践中，有一系列因素可能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家一级“传导”的程度形成制约。<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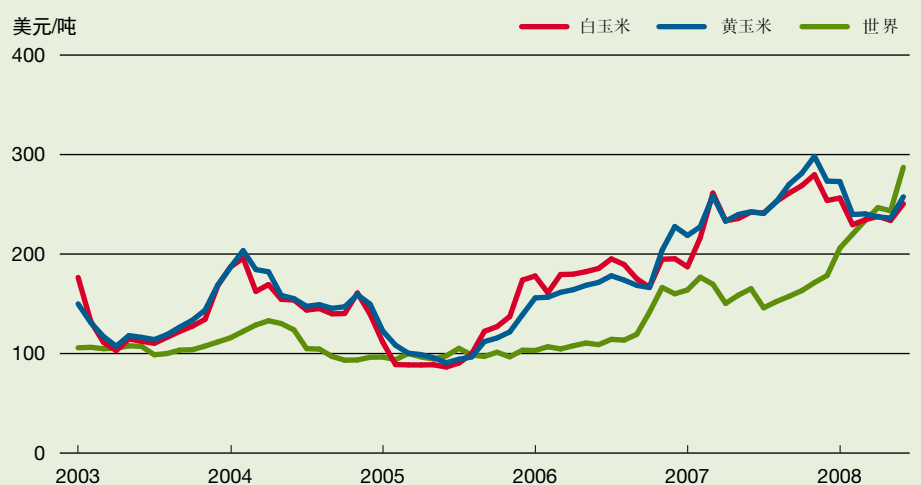
口岸政策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内市场传导的程度具有影响。例如，出口限制或税收能阻碍价格信

号的传导。从价进口关税，只要不是畸高，能够使国际价格变动按相对值完全传导至国内市场。因此，如果关税水平不变，国际价格的上涨将使所有时间点的国内价格保持同比例上涨。运输成本高昂造成的巨大营销成本也可能使国内市场与外界隔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薄弱可能造成较大的营销成本，因为把本地农产品运往口岸出口或把进口商品输往国内市场需要高额成本。由于高昂的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使套利无法实现，因此阻碍了价格信号的传导。其他因素，诸如消费者对本地农产品某些特性的偏好或国内与国际商品的质量差异等，决定着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食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国产食品，从而影响价格传导。短期与长期价格

传导之间的区别也十分重要。某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动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传导至其他市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策干预、调整成本、营销链的复杂性、经济行为者间的合同安排、仓储和存货、运输或加工甚至惰性造成的延误等。因此，很难有完整或迅速的价格传导。

从非洲玉米看，运输成本、美元疲软以及消费者偏好都抑制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国内价格响应缓慢。在消费中，白玉米并非能轻而易举地被国际上买卖的黄玉米所替代。尽管如此，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各区域中的正规和非正规玉米贸易增量说明，各国市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体化。对1998-2008年各月份玉米价格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该区域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南非的黄玉米和白玉米价格对国际市

南非：玉米价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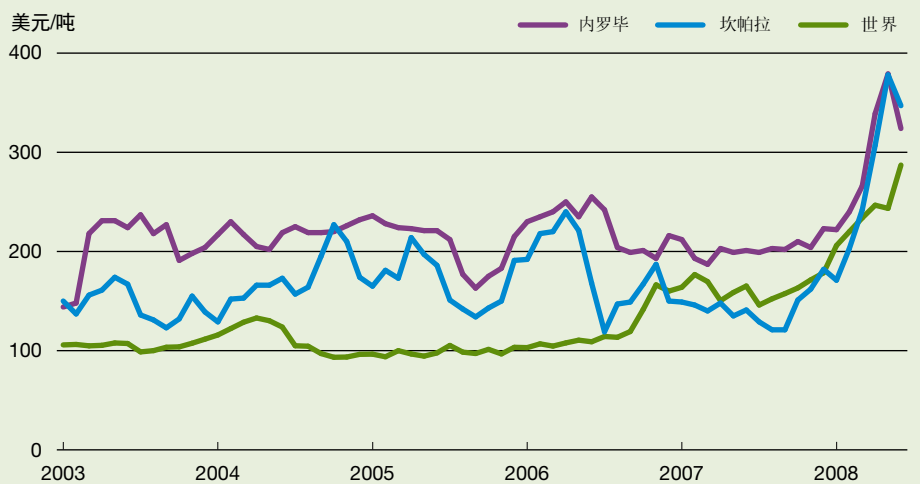
<sup>6</sup> Rapsomanikis, Hallam和Conforti (2006) 对有关价格传导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

场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十分缓慢，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确在本区域各国之间实现了传导。在2006年6月至2008年6月间，国际市场黄玉米价格平均每月涨幅达3.9%，而在国内

市场，白玉米和黄玉米价格的月平均涨幅分别为1.2%和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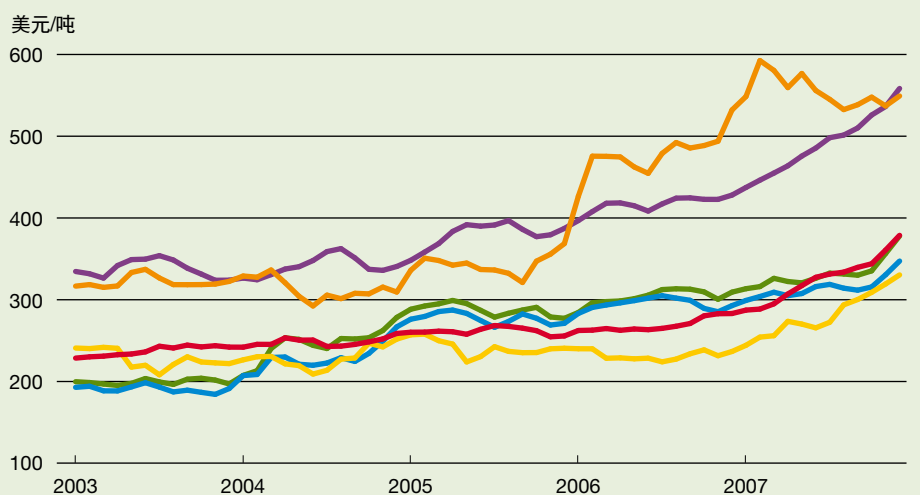
肯尼亚和乌干达等非洲东部国家重要市场的玉米价格也与世界价格连动。平均来看，2003-08年间国

### 东非：玉米价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若干国家的大米价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际价格变动传导至这些市场的速度相对较慢，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玉米价格要在大约七个月后才能根据国际价格变动完全调整到位。尽管如此，2007年7月之后国际玉米价格的飙升在该两国均有所反映，这说明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进行的调整可以是迅速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动与低库存或区域粮食供求紧张同时发生时，调整尤为迅速。在这一期间，内罗毕和坎帕拉玉米价格月平均涨幅分别为3.7%和7.1%，而国际价格每月涨幅为4.3%。

就亚洲大米而言，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也取决于兑美元的汇率、贸易和市场政策以及国内供求形势等。

总体上看，2006-07年美元疲软部分抵消了国际价格上涨对一些亚洲国家的影响。例如，在印度、菲律宾和泰国，本国货币兑美元的升值使国际价格上涨的影响被拒之于口岸之外，造成国内价格走势格局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基本面的因素，某些情况下也是由于对国际大米价格飙升做出了政策反应。在主要大米出口国印度，由于2007-08销售季增产，而且采取了禁止大多数大米出口的政策措施（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国内价格涨幅较小。在净进口国，国内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2007年，且多数情况下与大米进口量的增加同步。在孟加拉国，2007年的飓风和洪涝造成粮食短缺，致使国内大米价格大涨，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 粮农组织对小农市场参与程度的个案研究

所有研究对象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同农户之间在玉米生产和销售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差异。

在肯尼亚，售出的玉米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占总产量的46%。虽然98%的农户都种植玉米，但出售产品的农户只占36%，其中20%的农户占到销售量的大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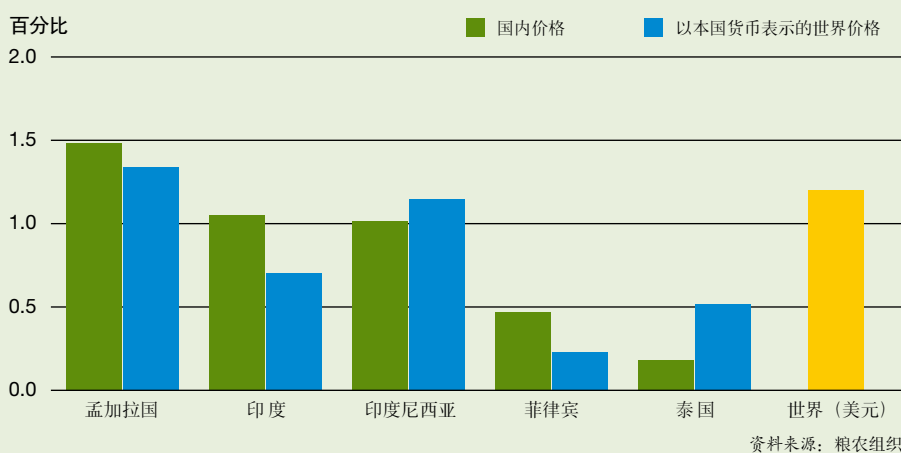
在赞比亚，约有80%的农户种植玉米，但出售产品的不足30%。在小农中，5%的农户占到玉米销售总量的40-45%。这些农户的收入一般都大大高于不出售玉米的农户（8-9倍），而且，与不出售玉米的农户相比，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更便于进入市场。

在莫桑比克，生产和销售同样高度集中。中部地区有90%的农户种植玉米，但出售产品的仅占24%。在南部地区，有59%的农户种植玉米，但只有4%出售玉米，平均销售量仅为每户每年150公斤。其中5%的农户占到全国销量的80%。

在南非，18000个商业化农场占到粮食产量的90%，其余的10%由300万小农生产。

随着平均经营规模的减小，农户之间的差别可能更为明显。在马拉维，过去30年中小农的平均土地面积从1公顷降至不足0.7公顷。在“正常”年份，只有20%的玉米产量进入市场出售。

## 2006-2007年国内和世界大米价格月平均变化



宾，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大米进口量出现了上升。

即使存在国际价格变动向各国市场的传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

上涨一定能传导至所有生产者或消费者身上，但城市地区的消费者经受价格上涨的速度可能较快。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取决于



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程度以及当地市场与更大范围的国内、区域或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不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价格的空间传导能力很强，而且小农也能充分参与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市场中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

小农参与的价值链通常与商业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农民不同。后者可能与大型粮食贸易、加工和零售企业、农产品交易以及仓储、面粉厂和超市零售商一体化网络之间存在业务联系，有时还属跨国公司所有，掌握市场信息，交易量巨大，拥有特定的分级规定和标准以及能够承接更为复杂的合同安排的法律系统。这与小农通常参与的非正规链形成了对照，这些非正规链的特点是市场现货交易，少量出售所生产的农产品，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薄弱，信息系统薄弱，而且农资供应、信贷和销售之间缺乏协调等。

有相当多的证据说明，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小农只作为粮食出售者在有限范围内进入当地的市场。在这两个区域，只有很少一部分玉米生产者在积极向当地市场销售玉米；往往生产玉米的农户作为玉米购买者在当地市场的参与程度比作为出售者的参与程度更高。

由于小农的市场参与程度有限，因此对于作为出售者在市场参与程度并不高的众多农户来说，价格上涨对其积极性未必会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由于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许多生产者实际上与区域或

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区域或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对小农的境况就不具有影响。对非洲市场一体化和价格传导的经济计量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 价格上涨，但成本也在提高

无论价格上涨对生产者收入可能产生何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的提高都是一种反作用，甚至会完全抵消这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已多年呈稳步上升态势；农产品价格上涨对许多农民来说不过是效益空间不断缩小过程中的暂时喘息之机，但2007年农资价格暴涨，涨幅超过了农产品价格涨幅，这种暂时性喘息便告一段落。

石油价格从2003年开始大幅上扬，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燃料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直接原因是提高了农业动力和运输成本，非直接原因是石油是化肥生产的一项重要成本。能源价格上涨势头迅猛，路透商品研究局能源价格指数2003年以来已经提高了两倍以上。

2008年头几个月，部分化肥（如三重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美元价

## 若干农产品和农资的产出与投入价格变化（百分比）

(1-4月)	肉类	乳制品	谷物	油类	食糖		粮食价格指数 <sup>1</sup>
2008-07年	9	49	80	94	23		52
2007-06年	5	35	32	29	-39		12
(1-4月)	氨	尿素	硝酸钙铵	氮磷钾	磷酸氢二胺	炼厂进口原油成本 <sup>2</sup>	农资价格指数
2008-07年	82	31	85	213	163	70	99
2007-06年	4	29	15	41	33	-3	19

<sup>1</sup> 粮食价格指数：豆类、黄油、可可、棉籽油、生猪、猪油、玉米、菜牛、食糖和小麦。农资价格指数：氨、尿素、硝酸钙铵、氮磷钾、磷酸氢二胺、炼厂进口原油。

<sup>2</sup> 美国炼厂进口原油成本（IRA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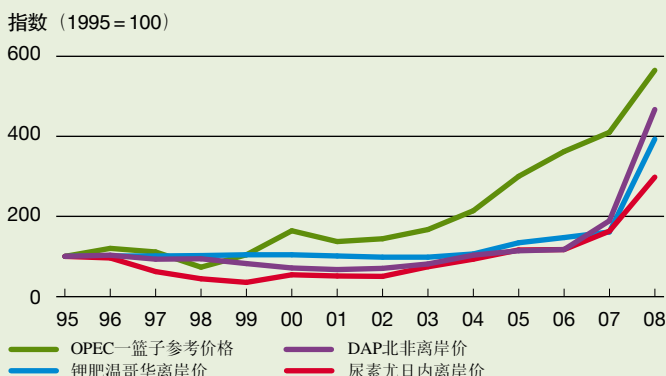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食品数据：肉类、乳制品、谷物和食糖综合数据由粮农组织提供；粮食价格综合指数由粮农组织和商品研究局提供。农资数据由粮农组织农业部植物生产及保护司、Yara及美国能源信息局提供。

格比2007年同期上涨了160%以上。化肥价格的这一涨幅大于农产品价格的涨幅。

产出与投入价格比率大体体现了农业利润空间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农资价格的稳步提高导致该比率呈下滑趋势。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该比率下滑对收入造成的负面影

响，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非洲。随着2007年化肥价格突然大幅上涨，该比率急剧下滑。此外，有证据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并未彻底而迅速地传导给生产者，但农资（特别是进口农资）价格上涨的传导却十分充分和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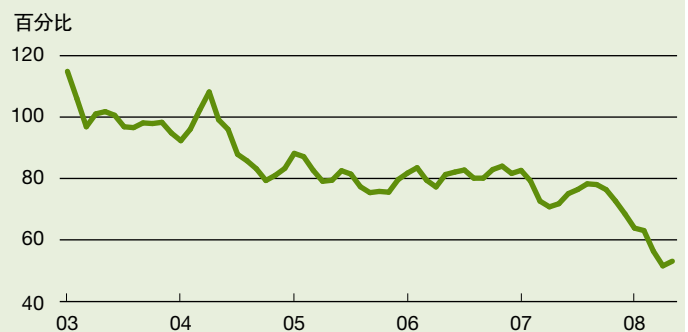
## 原油和化肥价格指数



注：DAP为磷酸氢二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资料来源：国际化肥协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 产出与投入价格比率：粮食与农资



注：产出与投入价格指数是单项商品价格的相对名义价格未经加权的几何平均值。每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为名义价格与基准期价格相比的结果（2003=100）。

资料来源：粮食数据由粮农组织和商品研究局提供；农资数据由粮农组织、Yara和美国能源信息局提供。

## 生产方面所面临的制约

即使价格能够刺激积极性，但许多小规模生产者与市场的整合不足也会阻碍他们做出反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农的经营结构大大地制约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种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劳动力比率下滑，这种变化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生产者对价格上涨做出反应的能力。来自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证据显示，玉米销售高度集中在少数农户（在某些国家，2%的农户即占到玉米销售总量的50%），其他小农没有投资生产更多的粮食用于出售的积极性，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农户（3-4公顷）也是如此。在乌干达，小农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平均土地占有面积不足2公顷的农民占粮食总产的90%以上。小农占加纳农业生产的约80%。

在整个非洲，小农经营的特点往往是生产率低下、技术落后、农资（包括化肥）用量极少、营销系统存在问题且收成损耗率较高等。农业单产保持相对稳定，大量农活由基本不掌握现代耕作技术的老年农民承担。由于无法保证稳定充足的利润空间，因此农民的投资积极性不足，在采用改良技术方面也存在较大制约，例如当地良种、种植材料和其他农资短缺等。虽然一些国家经过改革改善了农资供应，获得许可的经销商增多并可以进行较低数量的采购，但小农的农资用量仍然很低，继续制约着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可供出售的产品数量少，而且小农之间往往也缺乏组织，无法把少量农产品集中起来形成经济规模，再加上基础设施和通讯条件薄弱造成营销成本很高，因此对价格上涨的反应不积极就顺理成章。但在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的情况下，就无法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在整个生产和营销链中，缺乏获得成本合理的信贷渠道进一步限制了对提高生产率的活动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提高生产者积极性，就必须克服这些制约因素，还要通过政策干预打破使小农深陷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实体基础设施的发展似乎尤为重要。完善的运输、通讯、仓储和营销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农产品销售和农资采购。粮农组织对所有发展中世界的大量个案研究表明，运输基础设施的欠缺是一个重大制约因素，限制了生产者进入国内、区域和国际市场。

信贷市场能促进生产、消费平滑和新企业的发展。信贷市场是帮助穷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机制。获取金融服务（信贷和储蓄）的渠道不足使穷人在冲击来临时显得更加脆弱。但多数“结构调整计划”反而造成农村家庭获得的信贷量减少，信贷成本提高。

粮农组织研究表明，农民在获取信贷方面普遍面临困难。喀麦隆的小农基本没有获取信贷的渠道。虽然1992年成立了小额信贷机构，



但这些机构在该国的分布仍不合理，有时也缺乏良好的管理规范。马拉维的小农也面临信贷难的问题，小额信贷机构往往对非农商业活动比较重视，现有的大部分农业信贷仅限于烟草产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中小商人没有获取信贷的渠道，无法采购存货以便在淡季时高价出售。由于粮食作物较易于以现金交易方式出售，一些农民便不再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在乌干达，农村居民惟一的信贷渠道是小额信贷业，而该产业却更重视非农活动。目前乌干达正致力于开发能够满足农村人口需求的金融服务并与全国金融系统进行整合。在危地马拉，农业信贷供应不足且还在不断减少。现有信贷大多流向出口产品（传统和非传统的），对基本粮食生产的扶持却很少。圭亚那采取了有关措施，帮助许多小农克服在获得可接受的抵押担保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NGO）于1986年成立了“私营企业发展机构”（IPED），向小型企业家提供贷款。该机构采用交叉担保的作法，小组的每个成员均对其他成员的债务负有担保义务。该机构在促进大量小农增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秘鲁在政府信贷供应计划中的作法却不成功，据报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农业部门的信贷大多来自商业银行，20世纪90年代期间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扶持的小农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 能对高粮价作出反应吗？

有人断言，近期的高粮价对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来说是一个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并重新把农业确立为增长驱动力的机遇。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实际价格增长会导致产量增加，价格下跌会导致产量下降，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粮农组织的大量个案研究表明，仅靠价格上涨本身，并不足以提高生产率和供应量。通过对过去一段时间价格和产量变化的150个案例的研究，粮农组织发现，产量按预期方向变化的情况只占其中的66%，另外34%的情况不是在价格下跌时产量提高，就是在价格上涨时产量下降。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会对高粮价做出何种反应仍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身不足以推动粮食供给大幅度提升。要实现大幅增产还需要进行投资，以提高小农的生产率。开垦新的土地来扩大生产也不足以满足未来的粮食需求。到2050年，要以合理价格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粮食产量的年增幅必须达到1%以上，估计其中80%的贡献率将需要依靠单产的提高。此外，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还能刺激农村经济的前后联系，推动减贫工作。

以提升生产率为基础的大幅度增产需要有一个有利和稳定的激励

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商品价格的上涨能传导至农民，而生产者也能购得价格合理的农资，并将其产品销往市场。这就要求解决限制小农生产率发展的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如技术落后、现代化农资和信贷渠道不畅、营销和运输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农村服务和机构不力等。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项必要条件得到满足。例如，印度在农业转型方面取得了成功，基础就是国家对信贷、农资和灌溉基础设施给予了扶持，而这正是市场未能提供的条件。然而，政策不当则可能阻断价格上涨向生产者的传导，扼杀积极性并妨碍产量的增长。